



# 林立青的奇幻旅程

## 從工地監工到暢銷書作家

林立青以工地工人為主角，寫出一個個讓人心疼的人生故事。

撰文／王紀青 攝影／張世雅

一個工地工人，竟然會成為暢銷書作家，聽來讓人不可思議。中鋼集團教育基金會與聯合報合辦的校園講座，邀請工地監工身兼作家的林立青到高雄市立路竹高中，與學生分享他「從工人到作家」與眾不同的人生奇幻旅程。

說話單刀直入，快人快語，沒有半點文青腔的林立青，不拘小節的粗獷樣，活脫脫就像個「工地人」。他擔任監工十餘年，目睹社會最底層的勞動者在工地掙扎求生，再怎樣拚搏也翻身無望，還得面對階級不公與剝削，他心疼他們，「做工的人」這本書，將工地裡的真實世界化為文字，要為認真活著的小人物找回存在的真實，讓每一個人都可以真正被視為「人」地尊重。

林立青說，他學生時代不喜歡讀書，當年的成績只剩下土木系可以讀，讀出來後發現自己考不上技師，也不喜歡當公務員，就到工地去當了監工，工地成了他的工作及生活場域。2016年開始寫一些工地的故事，接著出版社找他，先後寫了「做工的人」、「如此人生」兩本書，成為暢銷作家。

在工地的底層勞工，幹的是粗活，有很多人在青壯年時「吃老本」地打拚，到了50歲以後，每個師傅身上都會留下一個個不同的傷痕或病痛纏身，工地現場的醫藥箱成為日常用品，最常見的就是止痛藥，粉塵甚大的木工、泥作，則是吃專門的鼻塞喉痛膠囊。男工們普遍相信，這些藥品配上高粱酒後藥力更強，女工們則比較流行服用感冒糖漿。即使有病痛，大多不敢請假就醫，尤其是領取日薪的人，前往就醫的時間就代表失去一天的薪水。最後繼續用麻痺的藥物配合高粱飲下，只能在廟宇前求告自己能撐到兒女長大。

林立青無奈地說，「我們往往在施工進度和工人安危下掙扎求生」，那些坐辦公室的高層經營者總要求師傅們不要休息，以進度為先，這種嘴巴說兩句話就能壓榨他人勞動，剝削他人的事情是如此容易，師傅們往往因為生活壓力而配合，無法休息，直到撐到不能再撐為止，過度勞累的結果導致變形的關節和手指以及隨處傷痕，再也無法做某些動作和姿勢，且留下日後罹病的嚴重



後遺症。

「告訴大家一件重要的事」，林立青說，工地裡是一個小世界，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故事，但是每個故事的主人翁，都不喜歡被叫「工人」，他們喜歡被叫「師傅」；「工人」給人只是做工的感覺，「師傅」有一種從事專業的感覺。稱他們一聲「師傅」，是對這個行業從業者的尊重與肯定。

路竹高中師生和林立青大合照。



## 書寫工地故事 如此人生

阿國人品純正，始終堅持自己努力，即使每月收入僅3萬元，也要先將其中大半匯給家人幫忙家計，一天僅吃一餐，等到晚餐即將收攤時，前往自助餐打包大吃特吃，隨即睡覺，每天重複一樣的生活；他曾在工地撿到數萬元鈔捲，到處尋人告知自己撿到了錢，是誰丟了？林立青問年歲漸大的阿國未來打算，阿國笑說只能「度餘生」；健保卡鎖卡，阿國連膝蓋裡的骨釘也未取出。「工地現場多的是這樣的人：金錢不穩，健保卡被鎖，最後連見醫生的臉也沒了」林立青說。

「做工的人」書中，一個個底層勞工的

故事躍然紙上，林立青還請了專業攝影師到工地現場拍攝師傅們辛苦工作實況，多數師傅開始時很不習慣面對鏡頭，幾天後慢慢適應，反而能配合攝影師要的角度及感覺，他們很興奮，覺得終於有人注意到一直被社會忽略的他們。

這本書出版後，師傅們人手一冊，看著自己被寫在書裡，照片拍得個個像勞動英雄，有種莫名的驕傲，但是有人抱怨「為何沒寫我？」有人問「為何都寫那麼悲哀的故事？」也有人抗議「為何不寫我們去釣魚、唱卡拉OK這些快樂的事？」「為何不寫夜間工作的事？」「為何不寫領不到工錢的事？」林立青將繼續為勞動者、弱勢者發聲。



林立青演講笑梗多，整場笑聲不斷。